

# 最低工资对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的影响

## ——基于“长三角”25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叶林祥<sup>1</sup>, 章安辰<sup>2</sup>, 童亚军<sup>1</sup>

(1. 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南京大学 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 城镇私营与个体经济部门发展迅速, 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城镇私营与个体经济部门由于聚集了大量的低工资劳动者, 因此受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可能也会最大。人们常常担心, 最低工资政策会造成城镇私营与个体部门的失业。本文选取长三角地区 25 个城市 1994 年至 2013 年的面板数据, 分析发现, 最低工资不仅不会降低反而能促进城镇私营和个体部门的就业。这意味着, 最低工资的影响可能确实存在着异质性, 对不同地区、行业、企业影响可能不同。在长三角地区, 经济发展迅速, 最低工资水平低, 最低工资带来的成本压力很容易被企业消化吸收。另一方面, 最低工资还起到了信号传递作用, 能促进外来劳动力的流入。因此, 在长三角地区, 为了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 可以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关键词:** 最低工资; 城镇私营与个体; 就业; 长三角地区

**中图分类号:** F2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2016)01-0017-08

### 一、引言

最低工资是指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依法应该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它起源于 1894 年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目前, 世界上 80% 的国家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我国于 1993 年颁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 1994 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进一步明确了最低工资的法律地位。2004 年新修订的《最低工资规定》出台后, 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幅度和调整频率不断加大。最低工资政策越来越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 它已成为政府调节企业工资分配, 保障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劳动者利益的重要

手段, 是实现“提低、扩中、调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思路的重要“抓手”。

最低工资制度的初衷是要保障低收入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的基本生活, 逐步实现有尊严的劳动, 但人们普遍担心, 最低工资制度增加劳动者工资的同时也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 往往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雇佣, 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劳动技能的低人力资本特征劳动者可能最先受到伤害, 这与最低工资政策的初衷是相悖的。<sup>[1][2][3][4]</sup> 但是,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 在低端劳动市场上, 竞争性市场结构只是极少数, 多数为买方垄断性市场结构。在这种情形下, 最低工资管制不仅能提高工资水

收稿日期: 2015-12-21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实证研究”(项目号: 12CJY018);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增加劳动报酬份额关键问题研究”(项目号: 12DDA009); 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作者简介: 叶林祥(1974—), 男, 安徽潜山人, 经济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劳动力市场, 收入分配; 章安辰(1990—), 男, 安徽安庆人, 博士研究生; 童亚军(1990—), 男, 安徽芜湖人, 硕士研究生。

平,还能促进就业。<sup>[5][6][7]</sup>

与国外一样,我国学者对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也存在着激烈争论。平新乔<sup>[8]</sup>、张五常等<sup>[9]</sup>从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出发,认为最低工资管制是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扰,会扭曲资源配置,导致失业加剧,从而恶化收入分配。而罗小兰<sup>[10]</sup>、刘险峰等<sup>[11]</sup>则认为低端劳动力市场接近于买方垄断,最低工资管制客观上是政府对市场失灵的一种合理纠正,不仅不会阻碍就业和经济增长,还会提高工人工资水平,从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实证研究的结论却是多元的,一些研究认为,最低工资会降低就业,<sup>[12][13][14]</sup>而另外一些研究则认为,最低工资会促进就业。<sup>[15][16]</sup>

研究结论的多元化可能与最低工资影响的异质性有关。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可能与下述因素有关:(1)员工类型。丁守海<sup>[12]</sup>、Wang & Gunderson<sup>[17]</sup>、Fang & Lin 等<sup>[18]</sup>发现,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有消极影响,对城市本地居民无影响。贾朋和张世伟<sup>[19]</sup>发现,最低工资对女性就业有消极影响,对男性没有影响。Fang & Lin<sup>[18]</sup>发现,最低工资对低学历、年龄轻、女性等低人力资本特征员工有消极影响,对其他类型员工无影响。(2)企业类型。Wang & Gunderson<sup>[17]</sup>认为,最低工资对私营企业就业有消极影响,对国有企业有积极影响。马双等<sup>[13]</sup>认为,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或人均资本较低企业影响更大。孙楚仁等<sup>[20]</sup>认为最低工资对出口型企业影响更大。(3)地区因素。Fang & Lin<sup>[18]</sup>、Ni 等<sup>[21]</sup>发现,最低工资对东部地区就业有消极影响,对西部地区无影响。丁守海<sup>[12]</sup>发现,最低工资对广东省的影响大于对福建省的影响。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劳动力市场规范,一体化程度高,同时城镇私营和个体经济发展也非常活跃。城镇私营与个体经济聚集了大量低人力资本特征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更易受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sup>[22][23]</sup>本文选取长三角地区 25 个城市 1994 年至 2013 年的面板数据,经过分析发现,最低工资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促进城镇私营和个体部门的就业。在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最低工资水平低,最低工资带来的成本压力很容易被经济增长消化吸收。另一方面,最低工资还起到了信号传递作用,会促进劳动力的流入。这提醒我们,最低

工资的影响可能确实存在着异质性,对不同地区、行业、企业影响可能不同,各地在制定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时应该要考虑到这一点。

## 二、长三角地区最低工资及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的变动情况

### (一) 长三角地区最低工资的变动情况

图 1 为上海、浙江、江苏三省自 1994 年以来最低工资的变动情况。长三角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截止到 2014 年年底,全国平均月最低工资为 1288 元,上海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1770 元,浙江省月平均最低工资标准为 1392 元,江苏省月平均最低工资标准为 1371 元。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月最低工资标准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对低技能低劳动力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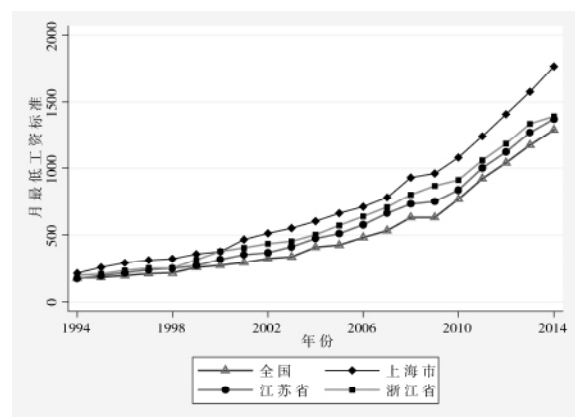


图 1 最低工资的变动情况

一般采用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重来度量最低工资的相对水平。长三角地区最低工资相对水平如何?图 2 为 1994 年至 2013 年,长三角地区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比重的变动情况。总体来说,长三角地区与全国一样,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重不断下降,全国平均水平从 0.46 下降到 0.29,上海从 0.36 下降到 0.21,江苏从 0.45 下降到 0.28,浙江从 0.45 下降到 0.28。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重,相对来说,江苏和浙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国际劳工组织利用 75 个国家数据分析发现,虽然各国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水平差异很大,但多数国家为 40% 左右(ILO 2008)。2004 年 3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的我国《最低工资规定》中也明确指出,国际上最低工资一般相当于平均工资的 40—60%。这说明无论是对全国还是对长三角

地区,最低工资的相对水平都是偏低的。因此,对企业来说,最低工资带来的成本压力相对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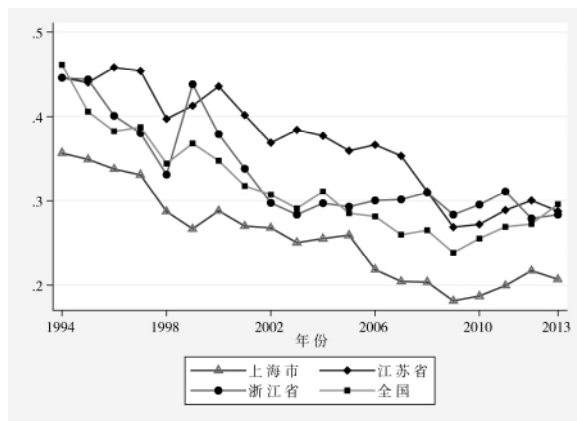


图2 最低工资占职工平均工资比重的变动情况

最低工资占人均 GDP 的比重可以反映低工资劳动者工资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图3为1994年至2013年长三角地区以及全国最低工资占人均 GDP 比重的变化情况。与全国一样,长三角地区最低工资占人均 GDP 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这说明低工资劳动者工资增长慢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最低工资占人均 GDP 的比重总体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在长三角地区,最低工资带来的成本压力相对更小。需要说明的是,虽然1994年以来,无论是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重,还是最低工资占人均 GDP 的比重,都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但在2009年和2010年左右出现了一个拐点,在此之后呈现上升趋势。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11月1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了暂缓企业最低工资的通知,因此2009年各省市最低工资均未调整,适用的仍是2008年或以前年份制定的标准。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2010年开始,全国各省份均恢复性的大幅度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第二、最低工资制度越来越受到党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2011年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2012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都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年均增长不低于13%,最终使得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重达到40%。虽然,2009年以来最低工资上升幅度加大,但到2013年最低

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重仍为30%,远低于公认的40%合理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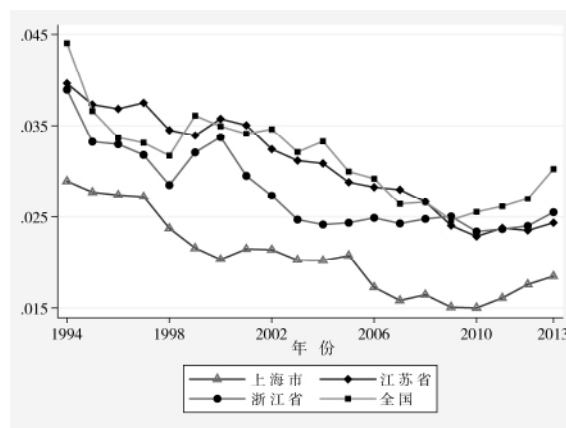


图3 最低工资标准占人均 GDP 比重的变动情况

## (二) 长三角地区城镇私营与个体经济的发展情况

为什么要研究最低工资对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的影响呢?这是因为,这些部门聚集了大量低人力资本特征的劳动者。工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状况。国家统计局从2009年开始发布城镇私营部门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表1列出了2009年以来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表1显示,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显著低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前者只占后者56%—64%左右。国家统计局没有发布个体经济部门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但由于个体经济部门聚集了大量的农民工,因此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镇个体经济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表2为农民工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表2表明,农民工平均工资只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50%—60%。表1和表2都表明,城镇私营与个体经济部门平均工资水平较低,因此这些部门的就业受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可能也最大。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城镇私营与个体经济部门发展非常迅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图4为1994年至2013年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的比重,全国从2.3%上升到18.6%,上海从2.7%提高到37.8%,江苏省从1.8%提高到34.6%,浙江省从2.5%提高到30.1%。长三角地区1994年城镇私营与个体

就业比重虽然与全国水平相当,但在后来的年份中,提高幅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1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比重

| 年份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
|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 1517 | 1730 | 2046 | 2396 | 2726 |
|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 2687 | 3045 | 3483 | 3897 | 4290 |
| 两者比值       | 0.56 | 0.57 | 0.59 | 0.61 | 0.64 |

表2 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比重

| 年份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
| 农民工      | 690  | 780  | 861  | 946  | 1060 | 1205 | 1417 | 1690 | 2049 | 2290 |
|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 1164 | 1327 | 1517 | 1738 | 2060 | 2408 | 2687 | 3045 | 3483 | 3897 |
| 两者比值     | 0.59 | 0.59 | 0.58 | 0.54 | 0.52 | 0.5  | 0.53 | 0.56 | 0.59 | 0.59 |

数据来源:2003—2010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来自卢锋(2012),2011年和2012年农民工数据来自刘素娟(2013),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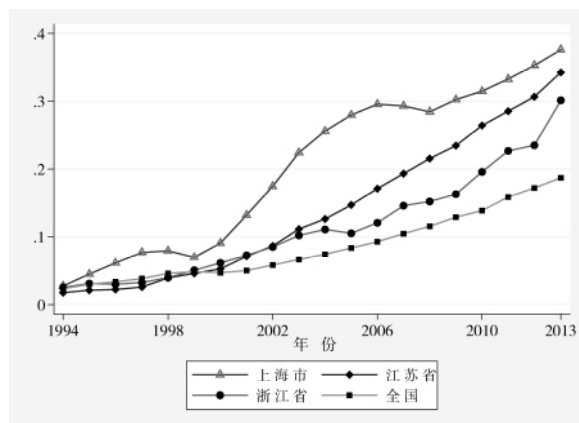


图4 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

上述分析表明,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长三角地区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比重非常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这些部门同时聚集了大量低工资劳动者,人们常常担心不断提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会导致这些部门的失业。那么,在长三角地区最低工资政策对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影响呢?本文接下来进行计量分析。

### 三、实证分析

为了识别最低工资对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的影响。本文选取了江苏、浙江和上海25个城市1994年至2013年的相关数据。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城镇私营与个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模型核心解释变量是最低工资,不过我们同时还需要控制影响就业的其它变量,特

别是那些既影响就业又影响最低工资的变量。如果没有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那么估计出来的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既有最低工资本身的影响,也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存在着偏差。根据《最低工资规定》相关规定,确定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应参考当地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在影响最低工资决定的因素中,我们需要特别重视职工平均工资和经济发展水平这两个变量,这是因为它们同时也显著影响就业水平。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是劳动力价格,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劳动力价格会显著影响劳动力需求,因此在分析就业的决定因素时需要对其进行控制。决定就业水平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越快,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越大,本文采用人均GDP度量经济发展水平。除了职工平均工资和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也会影响就业水平。本文分别采用第二产业产值和进出口总值占GDP比重度量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为了验证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与上述因素有关,表3使用了逐步回归的方法。为了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本文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sup>①</sup>。同时为了消除时间序列效应,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模型进行估计<sup>②</sup>。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

①Hausman 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

②本文进行了检验,确实存在着序列相关性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检验过程及结果。

表3 长三角地区最低工资对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的影响

| 变量            | 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占社会全部就业的比重    |                        |                        |                        |
|---------------|------------------------|------------------------|------------------------|------------------------|
|               | (1)                    | (2)                    | (3)                    | (4)                    |
| 最低工资的对数       | 0.1232***<br>(30.83)   | 0.1254***<br>(34.46)   | 0.0238***<br>(6.28)    | 0.0260***<br>(6.53)    |
| 平均工资的对数       |                        |                        |                        | 0.0181***<br>(4.02)    |
| 人均GDP的对数      |                        |                        | 0.0781***<br>(33.53)   | 0.0690***<br>(20.40)   |
| 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  |                        | 0.0172***<br>(6.28)    | 0.0200***<br>(11.13)   | 0.0136***<br>(5.06)    |
| 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 |                        | -0.00003<br>(0.25)     | -0.0003***<br>(-4.74)  | -0.0003***<br>(-3.81)  |
| 截距项           | -0.6093***<br>(-23.65) | -0.6334***<br>(-27.62) | -0.7544***<br>(-29.22) | -0.8096***<br>(-41.87) |
| 样本数           | 500                    | 500                    | 500                    | 500                    |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表3中方程1只控制最低工资变量,该变量系数为0.1232,在1%的水平下显著。方程2在方程1的基础上控制进出口总额和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最低工资变量系数从0.1232变动到0.1254,变动很小。方程3在方程2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人均GDP变量,人均GDP变量和最低工资水平变量都在1%水平上显著。最低工资变量系数从0.1254下降到0.0238,下降了81%,这表明了最低工资和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比重之间的相关关系,在81%的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程度导致的。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越高,同时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比重也越高。方程4在方程3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平均工资水平,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水平变量都在1%水平上显著。最低工资变量系数从0.0238变动到0.0260,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控制了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程度、平均工资等变量的前提下,最低工资变量仍然显著为正。这表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促进城镇私营与个体的就业。其他解释变量系数的方向也与预期一致:平均工资和人均GDP系数为正,说明平均工资水平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比重越高;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变量为正,说明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越高的地区,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比重越高;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变量为负,说明一个地区第二产业比重越低,即第三产业产值越高,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比重越高。

为了增加结论稳健性,本文还分别从不同省

份的角度进行了回归分析。表4、表5、表6分别基于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样本的分析结果。分省份进行回归时,在控制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人均GDP、平均工资等变量后,最低工资变量仍然显著为正。这表明分省份来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后,就业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促进城镇私营与个体的就业。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对长三角地区全部样本的回归,还是分省份的回归,最低工资变量的系数从经济意义上说都是巨大的。以长三角全部样本回归为例,最低工资变量的系数为0.026,这意味着最低工资提高1%,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比重提高2.6%。从这个角度看,最低工资对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但是需要谨慎地解释多元回归变量系数的经济学意义。表3至表6中的方程4都控制了人均GDP和平均工资,此时最低工资提高的幅度,是相对人均GDP和平均工资的提高幅度,它表示在人均GDP和平均工资不变的前提下,最低工资的提高幅度,或者说,最低工资提高幅度超过人均GDP和平均工资提高幅度的部分。图2和图3都已经表明,从1994年至2013年,总体而言,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平均提高幅度是低于人均GDP和平均工资提高幅度的。这意味着在控制人均GDP和平均工资的前提下,最低工资提高幅度在大多数年份小于0。因此在长三角地区,最低工资对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比重的促进作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最低工资对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影响系数为正,最重要的意义是,

人们常常担心的最低工资会降低就业的情形在长三角地区并没有出现。

表4 上海市最低工资对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的影响

| 变量            | 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占社会全部就业的比重 |                      |                      |                      |
|---------------|---------------------|----------------------|----------------------|----------------------|
|               | (1)                 | (2)                  | (3)                  | (4)                  |
| 最低工资的对数       | 0.016<br>(0.20)     | 0.215***<br>(9.37)   | 0.203**<br>(3.93)    | 0.237**<br>(3.91)    |
| 平均工资的对数       |                     |                      |                      | -0.06<br>(-1.03)     |
| 人均GDP的对数      |                     |                      | 0.011<br>(0.26)      | 0.028<br>(0.62)      |
| 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  |                     | 0.053**<br>(3.59)    | 0.051**<br>(3.17)    | 0.067**<br>(3.02)    |
| 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 |                     | 0.005*<br>(2.82)     | 0.006*<br>(2.49)     | 0.004<br>(1.54)      |
| 截距项           | 1.004<br>-1.07      | -1.483***<br>(-6.76) | -1.528***<br>(-5.21) | -1.404***<br>(-4.42) |
| 样本数           | 19                  | 19                   | 19                   | 19                   |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表5 江苏省最低工资对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的影响

| 变量            | 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占社会全部就业的比重   |                       |                       |                       |
|---------------|-----------------------|-----------------------|-----------------------|-----------------------|
|               | (1)                   | (2)                   | (3)                   | (4)                   |
| 最低工资的对数       | 0.129***<br>(18.22)   | 0.133***<br>(18.16)   | 0.054***<br>(5.62)    | 0.055***<br>(5.37)    |
| 平均工资的对数       |                       |                       |                       | -0.006<br>(-1.73)     |
| 人均GDP的对数      |                       |                       | 0.071***<br>(9.55)    | 0.080***<br>(10.42)   |
| 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  |                       | -0.001<br>(-0.09)     | -0.002<br>(-0.33)     | 0.002<br>(0.38)       |
| 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 |                       | 0<br>(1.22)           | -0.001***<br>(-4.53)  | -0.002***<br>(-6.24)  |
| 截距项           | -0.641***<br>(-14.12) | -0.673***<br>(-14.41) | -0.829***<br>(-15.23) | -0.864***<br>(-18.61) |
| 样本数           | 260                   | 260                   | 260                   | 260                   |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表6 浙江省最低工资对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的影响

| 变量            | 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占社会全部就业的比重   |                       |                        |                        |
|---------------|-----------------------|-----------------------|------------------------|------------------------|
|               | (1)                   | (2)                   | (3)                    | (4)                    |
| 最低工资的对数       | 0.0969***<br>(10.21)  | 0.0928***<br>(9.62)   | 0.0556***<br>(4.53)    | 0.0432**<br>(3.12)     |
| 平均工资的对数       |                       |                       |                        | 0.0422**<br>(3.25)     |
| 人均GDP的对数      |                       |                       | 0.0425***<br>(4.24)    | 0.0143<br>(1.25)       |
| 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  |                       | 0.0327*<br>(2.56)     | 0.0106<br>(0.79)       | 0.0139<br>(1.03)       |
| 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 |                       | 0<br>(-0.13)          | -0.0003<br>(-1.57)     | -0.0003<br>(-1.46)     |
| 截距项           | -0.4782***<br>(-8.01) | -0.4627***<br>(-7.74) | -0.6344***<br>(-11.25) | -0.5920***<br>(-11.04) |
| 样本数           | 220                   | 220                   | 220                    | 220                    |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本部分的分析表明,最低工资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促进城镇私营与个体就业。这可能与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有关。首先,在长三角地区,相对来说,劳动力市场发达、流动性强、工资高,对外地劳动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最低工资起到了信号传递作用,最低工资越高的地区,外地劳动力越有可能流入,而外地劳动力主要进入城镇私营与个体经济部门。其次,城镇私营与个体经济部门聚集了大量的低工资劳动者。由于我国劳工没有完全组织化、社会没有完全保障化、国家没有完全法治化,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市场力量并不均衡,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低端劳动力市场,存在雇主买方垄断的特征(刘江峰<sup>[1]</sup>等,2004;罗小兰<sup>[9]</sup>,2007;白暴力<sup>[2]</sup>等,2007)。在雇主买方垄断的情形下,只有当最低工资过高时,才会减少就业;而当最低工资标准偏低或者比较恰当时,则会促进就业和增加产出(Dolado<sup>[5]</sup>,2000)。图2和图3已经表明,不论是全国还是长三角地区,最低工资的相对水平都是很低的。在这种情形下,最低工资会促进就业。第三,在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迅速,企业竞争力强,最低工资上升带来的成本压力很容易被企业消化吸收。

####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城镇私营与个体经济部门发展迅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城镇私营与个体经济部门由于聚集了大量的低工资劳动者,因此受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可能也很大。人们常常担心,最低工资会造成城镇私营与个体部门的失业。本文选取长三角地区25个城市1994年至201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最低工资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促进城镇私营和个体部门的就业。这是由于在经济发达地区,最低工资的相对水平是偏低的,最低工资带来的成本压力很容易被经济增长消化吸收。另一方面,最低工资还起到了信号传递作用,能促进劳动力的流入。这提醒我们,最低工资的影响可能确实存在着异质性,对不同地区、行业、企业影响可能不同,各地在制定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时应该要考虑到这一点。

与全国一样,在长三角地区,最低工资的绝对水平虽然不断增长,但其增长幅度仍小于人均

GDP和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因此相对来说,最低工资的水平还是偏低的。而本文分析表明,最低工资还会促进城镇私营和个体部门的就业。因此,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水平,不仅不会产生失业效应,反而有利于低收入群体提高工资水平,减少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合法劳动权益,使该群体能够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与确定应遵循科学的方法,与各地物价水平、职工平均工资以及人均GDP保持合理的比例。

#### 参考文献:

- [1] Stigler George J. The Economics of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6, 36(3): 358-365.
- [2] Charles Brown, Curtis Gilroy, Andrew Kohen. The Effect of The Minimum Wage o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82, 20(2): 487-528.
- [3] J M Abowd, F Kramarz, T Lemieux, D N Margolis.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9: 427-472.
- [4] Pierre-Richard Agenor. Employment Effects of Stabilization Policies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1, 17(4): 853-875.
- [5] D E Card, A B Krueger. Myth and Measurem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the Minimum Wages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48): 827-849.
- [6] J J Dolado, F Felgueroso, J F Jimeno. Youth Labor Markets in Spain: Education, Training, and Crowding-out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0(44): 943-956.
- [7] Pierre Cahuc, Winfried Koeniger. Feature: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7, 117(521): 185-188.
- [8] 平新乔. 关注民企劳资关系 [J]. 中国改革, 2005(4): 61-62.
- [9] 张五常. 新劳动法的困扰 [J]. 法制资讯, 2008(10).
- [10] 罗小兰. 我国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条件下最低工资就业效应分析 [J]. 财贸研究, 2007(4): 1-5.
- [11] 刘险峰. 市场分割条件下的最低工资制度效应研究—以农民工市场为例 [J]. 经济体制改革, 2009

- (5): 92-95.
- [12] 丁守海. 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效应分析——兼论《劳动合同法》的交互影响[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01).
- [13] 马双, 张劼, 朱喜. 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2(5): 132-146.
- [14] 石娟. 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基于全国和地区的实证研究[J]. 当代经济管理 2009(12).
- [15] 罗小兰. 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农民工就业效应分析——对全国、地区及行业的实证研究[J]. 财经研究, 2007(11): 114-123.
- [16] 李晓春, 何平. 最低工资线的农民工就业效应——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 江苏社会科学, 2010(4): 59-66.
- [17] Jing Wang, Morley Gunderson. Minimum Wage Impacts in China: Estimates from a Prespecified Research Design, 2000—2007 [J].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11 29(3): 392-406.
- [18] Fang T, Lin C.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3, 4(1): 1-30.
- [19] 贾鹏, 张世伟.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就业效应——一个基于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J]. 财经科学 2012(5): 89-98.
- [20] 孙楚仁, 田国强, 章韬.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J]. 经济研究 2013(02).
- [21] Ni J, Wang G, Yao X. 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s on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nese Economist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Washington, February 2008.
- [22] 孟凡强, 李茜, 安锦.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评述[J].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15(5): 19-24.
- [23] 樊士德, 姜德波. 劳动力市场、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J]. 产业经济研究 2014(4): 103-110.

(责任编辑: 黄明晴)

## 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 on the Employment of Urban Private and Self-employment Firms ——An Analysis on the Panel Data of 25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Ye Linxiang<sup>1</sup>, Zhang Ancheng<sup>2</sup>, Tong Yajun<sup>1</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one of the most developed area in China, has created very big urban private and self-employment sectors which have provided a large number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up policy was implemented. Minimum wage policy may have great impact on these sectors because these sectors gathered a huge number of low-wage workers. So many people worry about the unemployment effect of minimum wage on urban private and self-employment sectors.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panel data selected from 25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1994 to 2013 to identify i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nimum wage does not reduce, but increases the employment of the urban private and self-employment sectors. It confirm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minimum wage may have really heterogeneity for different regions, industries and firm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economy grows very fast and minimum wage is quite low, the increasing labor cost pushed by increasing minimum wage can be easily absorbed by firms. On the other side, minimum wages also act as wage signals, attracting outside workers immigrating in this area. So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minimum wage could be increased properly in order to improve income distribution situation.

**Key words:** the minimum wage policy; urban private and individual departments; employment; the yangtze river delta